

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

——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

物（家）史書寫

鄒文律

摘要

城市與歷史是董啟章反覆書寫的母題。董啟章從2002年開始了「自然史三部曲」的寫作，展現了與前作迥然不同的寫作圖景，開啟了一種別於同代作家的方法來敘說城市與歷史。V城作為香港的投影，經歷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人與物件不斷集中，兩者間的關係時有改變。本文主要論述方向有二：其一是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置放於董啟章小說的創作脈絡中，考察董啟章如何運用「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創造種種已經消逝的「獨特物件」，探討人與物件高度集中的城市裡，兩者如何互相延伸，同時彼此限制的共生關係。其二，細析《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別樹一幟的物（家）史寫作模式。寫史本身就離不開編織記憶與時間觀念的闡述；董啟章刻意迴避以家族事件印證歷事大事，以書信

2011/3/24 投稿，2011/5/7 審查通過，2011/6/2 修訂稿收件。

* 本文乃筆者於2010年12月17日首次發表於香港中文學大及教育學院聯合舉辦之「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後又於2011年3月24日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與臺灣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辦之「東亞比較研究的新視野：臺港文學交流工作坊」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之後投稿《政大中文學報》，蒙楊家慧博士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始修訂而成，在此謹致謝忱。

* 鄒文律現職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候選人。

體的私密語調追述三代人的家族記憶，以「獨特物件」為敘述起點，呈現了一種波浪形態的時間觀念。最後，本文將會兼及對「可能世界」的討論，指出小說如何恢復我們對時間觀念的多元想像。

關鍵詞：董啟章、物（家）史、可能世界、獨特物件、城市

**To journey along time for beings and their objects:
An inquisition of object/family history writing
in Dong Qizhang's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Chau Man-lut

Abstract

City and history have been the writing themes in Dong Qizhang's works. Since 2002, Dong has begun the writing of A Trilogy of Natural History, which portrays a brand-new landscape of writing distinct from his previous works and turns a new page of narratives in city and history that differs from other writers of the same generation. Being the projected city of Hong Kong, V-cheng has weather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People and their objects are being compressed. Their relationships vary from time to time.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duct the inquisition from two perspectives. First, it analyses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in relation to the writing saga in Dong's novels so as to explore how Dong manipulates "the imaginary pattern of word manufactory plants" to create a number of Les object singuliers in oblivion. It also examine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beings and their objects in which they both stretch and limit each other in a dense city of people and objects. Second,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unique narrative in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by object/family history. Historical chronicles are by nature the weave of descriptions of memory and time concepts. Dong deliberately evades cross-referencing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 from anecdotal family

* Doctoral Candidat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tory. He uses the personal and intimate register of letters to chronicle the family memory of three generations. Such a narrative beginning from *Les object singuliers* presents its concept of time in forms of waves. Finally, the article engages in discussions about possible worlds and suggests how novels may trigger our diversified imagination possibilities about the concept of time.

Keywords: Dong Qizhang, Object history & Family history, Possible world, *Les Object singuliers*, City

一、前言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書名似乎已經暗示了它和明末文人宋應星《天工開物》之間的「文本互涉」關係。¹《天工開物》是一部關於明末時期民間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主要產物、科學技術的著作，當中記載了大量器物的資料及構造圖。董啟章百萬字長篇小說系列「自然史三部曲」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講述的正好是人與各種物件共生共融的故事。小說以平衡對列的敘述手法寫成：第一條主線以敘述者「我」藉著「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創造的「人物世界」為重心，環繞栩栩的冒險與自我發現、追尋小冬之旅；第二條則屬於「真實世界」：11封由敘述者「我」寫給栩栩的信，²以傾訴的語調追述了正直人董富、董銑及扭曲人／正直人「我」的三代家史。然而，家史並不純粹關心人，亦關心 13 種和「我」關係密切的物件（大部分為現代器物），故此廖偉棠指出，「這部小說首先是董啟章或『我』個人的物史。」³可以說，董

¹ 「文本互涉」最早由朱麗葉·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意思是不同文本之間具有指涉關係。這一互涉具有兩層意義：作為一切文學作品的示意條件，和構成個別作品的示意途徑。關於「文本互涉」的解釋，詳見容世誠 Rong Shicheng：〈「文本互涉」和背景：細讀兩篇現代香港小說〉“‘Wenben hushe’ he beijing: xidu liangpian xiandai Xianggang xiaoshuo”，收於陳炳良 Chen Bingliang 編：《香港文學探賞》*Xianggang wenxue tanshang*（香港[Xiangga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1991年，1版），頁249-253。「自然史三部曲」共有4本，已出版的3本分別指涉另外的4本書：《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與宋應星《天工開物》相關、《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與史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時間簡史》呼應、《物種始源·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分別與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物種始源》及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遙相應和、未出版的《物種始源·貝貝重生之和平年代的戰爭》則顯然與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戰爭與和平》相涉。

²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裏，「我」有很多地方讓讀者想起董啟章。例如「我」寫了一本名為《小冬的校園》的書，應是刻意指涉董啟章的《小冬校園》；詳見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臺北[Taipei]：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Maitian chuban gufen youxian gongsi]，2005年），頁355。董啟章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獻給親人董富、龍金玉、董銑堯、何惠芝；而董富、龍金玉、董銑和何亞芝又是「我」的親人。由此可見，董啟章有意以「我」來指涉現實生活的自己。

³ 廖偉棠 Liao Weitang：〈從拜物者的烏托邦走向可能世界——評董啟章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Cong baiwuzhe de wutuobang zouxiang keneng shijie: ping Dong Qizhang changpian xiaoshuo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香港文學》*Xianggang wenxue* 總第258期（2006年6月1日），頁41。

啟章要寫的是包括了家史的物史，又或者內含物史的家史——人與物之間的互動關係構成了這部小說之主題。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面世以來，得到評論界的大力肯定，⁴但相關研究並不算多。⁵對於物（家）史主題的探討，主要見於許維賢和林藍馨。許維賢判斷董啟章追溯三代人日常物件的努力，顯示了小說「全盤肯定了人類社會的物質性」。⁶他從「戀物癖」和「商品拜物教」的角

⁴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曾得到第一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決賽團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被評為香港電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十本好書 20 週年——我最喜歡的十本好書」和《亞洲週刊》十大好書。

⁵ 從資料看來，對《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期刊評論和學術論文計有劉玉哲 Liu Yuxi：〈愛與真實／我們如何寫一部城市史——評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Ai yu zhenshi / women ruhe xie yibu chengshishi: ping Dong Qizhang Tiangong kaiwu · xuxu ruzhen*”，《文訊》*Wenxun* 總第 244 期（2006 年 2 月），頁 102-103。廖偉棠 Liao Weitang：〈從拜物者的烏托邦走向可能世界——評董啟章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Cong baiwuzhe de wutuobang zouxiang keneng shijie: ping Dong Qizhang changpian xiaoshuo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41-43。鄒文律 Chau Manlut：《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Chengshi shuxie: Dong Qizhang xiaoshuo yanjiu*（香港[Xianggang]：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論文，2006 年）。許維賢 Xu Weixian：《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Hei qishi de lianwu / (lishi) weiwupi: Dong Qizhang lun*（香港[Xianggang]：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Working Paper Series 研究報告系列[Xianggang jinhui daxue Lin Siqi dongxi xueshu jiaoliu yanjiusuo yanjiu baogao xilie]，2007 年）。馮嘉美 Feng Jiamei：〈虛構與真實之間——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可能世界」〉“*Xugou yu zhenshi zhijian: lun Dong Qizhang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de keneng shijie*”（香港[Xianggang]：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0480/0490「專題研究」論文[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yuyan ji wenxuexi zhuanji yanjiu lunwen]，2007 年）。呂任宏 Lü Renhong：《論董啟章香港歷史題材小說中的「敘述權威」》*Lun Dong Qizhang Xianggang lishi ticai xiaoshuo zhong de xushu quanwei*（香港[Xianggang]：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畢業論文[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yuyan ji wenxuexi benkesheng biye lunwen]，2008 年）。鄒文律 Chau Manlut：〈在不可能極限裏體現想像力的一切可能——讀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Zai bukeneng de jixian li tixian xiangxiangli de yiqie keneng*”，《城市文藝》*Chengshi wenyi* 總第 31 期（2008 年 8 月），頁 70-76。林藍馨 Lin Lanxing：《想像世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Xiangxiang shijie de yuxiu ducaizhe: Dong Qizhang xiaoshuo yanjiu*（臺北[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xuexi jiaoxue shuoshiban shuoshi xuewen lunwen]，2010 年）。

⁶ 許維賢 Xu Weixian：《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Hei qishi de lianwu / (lishi) weiwupi: Dong Qizhang lun*，頁 5-6。

度切入，分析小說的戀物敘事機制和男性建構。⁷然而，除了「戀物」和「拜物」，人與物之間的關係還有其他解讀的可能嗎？林藍馨基本上沿襲許維賢的思路，「從董啟章極端戀物的基礎繼續分析」，⁸認為《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以「物件完成家族歷史／V 城歷史的雙向追尋」，⁹「物件成為不可缺少的元素，由不同物件凝結為線狀的時間線索」，¹⁰同時「反省資本主義過度發展的迷思」。¹¹筆者基本認同林藍馨對《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之時間觀念的考察，但董啟章對此的思考是否到此為止？董啟章一向對小說的敘述形式相當自覺，他的物（家）史書寫，與上世紀香港回歸後冒現的家史小說又有什麼不同？評論者未有注意的是，如果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置放於香港回歸時興起的家史書寫熱潮之中，其文學史定位應該如何？王德威認為「自然史三部曲」是董啟章創作經驗的「大盤整」，¹²「自然史三部曲」之首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又如何繼承以及深化董啟章創作上的一些主題？本文將會借用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獨特物件」概念，分析人與物件在消費社會的可能關係。然後再對《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及其時間觀念開展討論，希望一一回應上述的問題。

二、「消費」以外——「獨特物件」的「另外」意義

城市和歷史一向是董啟章小說長久以來關心的母題。¹³《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同樣延續了對這兩個母題的思考。董啟章自言：「在現代性的全面擴張下，城市幾乎等同世界，而農村和鄉郊已經在現代想像

⁷ 同上註，頁 7。

⁸ 林藍馨 Lin Lanxing：《想像世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Xiangxiang shijie de yuxiu ducaizhe: Dong Qizhang xiaoshuo yanjiu*，頁 82。

⁹ 同上註。

¹⁰ 同上註。

¹¹ 同上註。

¹² 王德威 Wang Dewei：〈香港另類奇蹟——董啟章的書寫／行動和《學習年代》〉“Xianggang linglei qiji: Dong Qizhang de shuxie / xingdong he xuexi niandai”，收於董啟章 Dong Qizhang：《物種起源·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Wuzhong shiyuan Beibei chongsheng zhixuexi niandai*（臺北[Taipei]：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Maitian chuban gufen youxian gongsi]，2010 年），頁 7。

¹³ 劉玉哲 Liu Yuxi：〈愛與真實／我們如何寫一部城市史——評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Ai yu zhenshi / women ruhe xie yibu chengshi shi: ping Dong Qizhang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102。

中消失，更不要說未開發的原生地帶。」¹⁴「自然史三部曲」的文學意義就是要「嘗試把城市模式的文明史往上推移，直至它的源頭或者邊界，讓人類在當代世界中的生存條件外露出來。」¹⁵現代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人與物件（人工製造物）的高度集中。

香港身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在急促步向現代化的同時，消費文化逐漸主導了城市文化的發展模式。布希亞曾言，我們文化體系的整體建立在「消費」之上，這是一種系統性活動的模式，不單構成了人和物件之間的關係，更是人和集體與世界的關係。¹⁶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消費（consumption）一詞在早期的英文用法裡指的是摧毀和耗盡。¹⁷不斷生產，不斷消費（摧毀和耗盡）就是消費文化的基本邏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認為，「消費社會」的規律驅使我們不斷生產日新月異的商品，務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產成本賺回，並且把利潤不斷翻新下去。¹⁸這種生產模式鼓勵一種在瞬間獲得滿足並棄置的生活方式。人們於是受到訓練，就像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所洞見的那樣：「要把世界看做裝滿可棄置即一次性利用的物品的巨大容器。整個世界都是——包括其他所有的人。每一樣東西都是可以替換的，而且最好能夠替換」¹⁹董啟章也自言：

以前的人用物件會用一段很長的時間，物件可以和人生融合；但今天我們對物件的看法卻有很大變化。物件不再有其

¹⁴ 董啟章 Dong Qizhang：〈從天工到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文學作品中的城市質感」演講稿）〉“Cong tiangong dao kaiwu: yizuo chengshi de jiancheng (Dibajie Xianggang wenxuejie yantaohui wenxue zuopin zhong de chengshi zhigan yanjiangao)”，《字花》Zihua 第26期（2010年7-8月），頁101。

¹⁵ 同上註。

¹⁶ 〔法〕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著，林志明 Lin Zhiming 譯：《物體系》Wutixi（臺北[Taipei]，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Shibao wenhua chuban qiye gufen youxian gongsi]，1998年），頁211。

¹⁷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 Liu Jianji 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Guanjianci: wenhua yu shehui de cihui（北京[Beijing]：新華書店[Xinhua shudian]，2005年），頁85。

¹⁸ 〔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張旭東 Zhang Yudong 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Wanqi ziben zhuyi de wenhua luoji: Zhan Mingxin piping lilun wenxuan（香港[Xiangga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n daxue chubanshe]，1996年），頁285。

¹⁹ 〔英〕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著，范祥濤 Fan Xiangtao 譯：《個體化社會》Getihua shehui（上海[Shanghai]：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2002年），頁199。

持久性，要盡快去更換它；我們都不想物件和人生經驗有太大連繫。²⁰

這種對物件的關注可以追溯到董啟章前期的校園小說《紀念冊》（1995年）和短篇小說〈物語〉。²¹《紀念冊》以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方式，從尺子、校服、書包等常見的校園物件出發，以物件的角度觀照學校裡的各種情感關係。〈物語〉的寫作模式和《紀念冊》相似，只是場景置於家庭之中——木門、抽屜、掃帚都是家裡常見卻又易受忽視的物件。董啟章不僅以小說家的觸覺關心這些尋常事物，探尋可能的寫作取向，更從中反映了物件渴望與人溝通，渴望被人理解。〈物語·掃帚〉寫道：

我靜靜倚在牆上，太陽照出一條跟我的軀幹成銳角的細細影子。我耐心等待他走過來，用穩健的手掌握我富有彈性的肢體，教我給地面全身撫摸一遍。但他只是挨在沙發上看書，間中抬頭瞅我一眼，又回到書本上去。

你的煙灰掉了一地啊！

看看桌子下面的餅乾碎。

你開始脫髮了嗎？

你明不明白地的寂寞？²²

「我」（掃帚）對「他」十分關心，甚至留意到「他」有脫髮的跡象；同時「我」亦期待「他」的注意，了解自己渴望為「他」打掃地板的心情。可是，「他」卻絲毫沒有感應到「我」的心思，以致「我」不禁發出「為什麼你不給我一點點兒細心？」的嘆喟。²³物件期盼與人建立親密的關係，就像單戀者渴望得到夢中情人的垂顧。

²⁰ 董啟章 Dong Qizhang、王貽興 Wang Yixing、鄧小樺 Deng Xiaohua；陳國慧 Chen Guohui 整理：〈潛踏網路虛構與真實之界：《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專題講座摘錄〉“Qianda wangluo xugou yu zhenshi zhijie: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zhuanti jiangzuo zhelu*”，收於《阿麥書房號外#01》*Amāi shūfāng haowai #01*（香港[Xianggang]：阿麥書房[Amāi shūfāng]，2007年3月）。

²¹ 〈物語〉“Wuyu”收錄於董啟章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名字的玫瑰》之中。詳見董啟章 Dong Qizhang：《名字的玫瑰》*Mingzi de meigui*（香港[Xianggang]：普普工作坊[Pupu gongzuo fang]，1997年），頁194-205。

²² 董啟章 Dong Qizhang：《名字的玫瑰》*Mingzi de meigui*，頁201-202。

²³ 同上註，頁202。

這種關注一直延伸到《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在〈II·電報／電話〉裡，「我」敏銳地留意到物件在消費社會的處境：

通訊技術的高速發展已經令人失去驚歎的能力，就像玩厭了
衝天過山車的人再也沒有頭暈作嘔的反應。我們麻木地轉換
著日新又新的產品，仿如濫交者對性愛已感嗒然無味。²⁴

通訊器材隨著通訊科技不斷革新。每一次通訊技術的突破都會造成大量通訊器材的更新，舊有器材將會被拋棄。由於科技進步的速度越來越快，物件的汰換速度亦越來越高。不僅如此，物件在消費社會不斷被購買、消耗、更換；生命週期變得越來越短——不是因為失靈，而是要更換新款式之故。²⁵《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正是要尋回人與物件在「消費」以外的可能關係。

物件的使用方法往往由它的創造者決定，人們生產或購買物品通常是因為它本身的使用價值（use value）。商品在消費社會卻不再困限於使用價值，還有商品所代表的形象（image）附加的情感體驗（例如時裝評論能夠賦予某件衣物「優雅」、「亮麗」等象徵意義），體現一種集體價值；例如女孩子買某個品牌的裙子是因為它的「優雅」形象，而非看重其保暖效果。大眾的消費形態亦逐漸轉化為一種「符號消費」。²⁶董啟章對這種判斷深有同感：

物件本身的時代意義已不重要，反而是很功能性的；這本身
不涉好與壞，而是物件已被虛擬化了——它只是一些符號、
型號和功能。我們已經不打算和它產生關係，從實在變得虛
擬。²⁷

²⁴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52。

²⁵ 新加坡的《新明日報》曾報導，新加坡出現了「快速換機一族」；這些「快速換機一族」花了幾百元買下新手機，不到 3 天就喜新厭舊，將手機賣給二手商，再添購另一臺新手機。一家二手手機商店的店主表示，「快速換機一族」佔了他的總顧客量約 20%。詳見黃鈺 Huang Yu：〈「快速換機一族」越來越多，換機如換衣，幾百元手機用 3 天就換〉“Kuaisu huanji yizu yuelaiyueduo, huanji ru huanyi, jibaiyuan shouji yong santian jiu huan”，《新明日報》*Xinming ribao*，2007 年 7 月 2 日。

²⁶ Jean Baudrillard and Mark Poster (eds.),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8-47.

²⁷ 董啟章 Dong Qizhang、王貽興 Wang Yixing、鄧小樺 Deng Xiaohua、陳國慧 Chen Guohui 整理：〈潛踏網路虛構與真實之界：《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專題講座摘錄〉“Qianda wangluo xugou yu zhenshi zhijie: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zhuanti jiangzuo zhelu*”。

董啟章所言的物件虛擬化正好就是布希亞所言的「符號消費」。²⁸現代人對物件的情感體驗，往往由塑造商品形象的生產商、廣告商所決定；物件的社會意義則由學院的批評者來釐定。為了扭轉這種情況，董啟章早在《The Catalog》（1999年）便提出「物品的私人用法」的觀念，²⁹以小說的形式探尋物件的另類意義。然而，在遠離手工業的消費社會，物件在批量生產的情況下，早就已經失去獨一無二性。若然要重新喚起人對物件的關注，只有讓人和物件重新建立一種私人的，無可取代的親密關係，就像耳機之於敘述者（「我」）：

我只是想說，我慶幸人類發明了耳機這種東西。在*扭曲*人龍金玉的時代，耳機是礦石收音機放大功率不足的妥協性配件，在今天耳機卻是對抗冷漠，維護自我完整的必要工具。我這樣說，就是確認了隱形的牆的正面意義。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的。所以，栩栩，到了這時候，你應該明白，我一直在說的，是物件的私人用法，或者，是物件的個人意義。我無須假裝自己說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事實上，它可能只不過適用於我自己。在我以外，形同廢話。要明白這一點，我才可以繼續說明，耳機對我的重要性。³⁰

「我」常常在火車或地鐵車廂戴上耳機，聆聽日本搖滾女歌手椎名林檎的搖滾樂，藉此豎立一堵「隱形的牆」，跟外界的庸俗和冷漠對抗。³¹「我」坦言，這種對耳機的情感體驗可能只適用於他一個人身上。可是，正正由於這種對耳機的「私人用法」，這種獨特的情感體驗（「個人意義」），耳機不再限於提供播音功能，又或者透過佩戴潮流的耳機款式得到「有品味」的附加情感體驗。「我」賦予了耳機嶄新的意義，就是用它來抗衡外界的侵擾。耳機的「私人用法」令它成為布希亞所謂的「獨特物件」

²⁸ 筆者曾經就《The Catalog》（1999年）和《V城繁勝錄》（1998年）呈現的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消費」關係進行討論，認為兩書繪出了一幅又一幅以「液態愛情」、「符號消費」和「物化人生」為題目的城市人生活速寫。詳見鄒文律 Chau Manlut：《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Chengshi shuxie: Dong Qizhang xiaoshuo yanjiu*，頁84-98。

²⁹ 《The Catalog》的書腰對小說的描述為「99件流行物品的私人用法」。

³⁰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436。

³¹ 同上註，頁429-430。

(Les Object singuliers)。「獨特物件」與中立化(沒有特殊質性、平庸者)、世界性、全球性相對立；它自外於所有如社會、政治、空間甚至美學等等附加的詮釋。³²褚瑞基對「獨特物件」有相當精闢的闡釋：

「獨特物件」的意義並非說一個物件的獨一無二性，而應該被解釋為一種可以超過作為說明它原本意義的「另外」意義。「另外」所暗示的是它的可再詮釋性，它必定不屬於任何成見下、定論下的結果。於是，人類的創作物就會自然的引發關心、注視、及詮釋。獨特性會引發「詩」般朦朧的感覺，也就是引發總多那麼一層的注視、詮釋的關心。雖然它有可能很輕微，甚至被大部分的人在某一時間點上完全忽略，但它在時間與空間的轉化下終將會顯示出價值的一方。獨特也是一種對抗普遍、無特徵的手段，那些「中立化」尋求統一而非多元的努力(被引射到「全球化」的單一價值)，很容易「愚笨化」、「福馬林化」了人類複雜而多元的想像力。³³

筆者認為，「我」在寫給栩栩的信裡談到一系列物件，均屬於「獨特物件」之列。經過「我」的想像和憶述，透過「我」自發的「關心」、「注視」及重新「詮釋」，那些出現在家族三代某個人生重要階段的物件都成為文學寫作的對像，產生了種種「另外」的意義。例如阿爺董富在阿嫲龍金玉死後，一直用自己發明的舊式手提電報機，每晚把譯成密碼的信號發射到天空，直到自己 72 歲臨死之前。因為董富相信龍金玉在另一個世界會聽到，³⁴就像她生前能夠聽到天空中的電波一樣。³⁵董富的舊式手提電報機之所以「獨特」，並非因為全世界只得一部，而是董富對它的「私人用法」——他把電報機當作與不在人世的龍金玉連繫

³² [法]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法]努維勒 Jean Nouvel 著；林宜萱 Lin Yixuan，黃建宏 Wang Jianhong 譯：《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Dute wujian: jianzu yu zhexue de duihua* (臺北[Taipei]: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Tianyuan chengshi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 2002 年)，頁 116-119。

³³ 褚瑞基 Chu Ruiji：〈對話〉“Duihua”，收於 [法]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法]努維勒 Jean Nouvel 著；林宜萱 Lin Yixuan，黃建宏 Wang Jianhong 譯：《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Dute wujian: jianzu yu zhexue de duihua*，頁 24。

³⁴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371。

³⁵ 同上註，頁 34。

的惟一工具。除了耳機，Walkman 對三代人中的「我」來說，亦有「另外」的意義：

也許有人會認為，Walkman 是自我封閉的機器，象徵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或者可以說，Walkman 就是那堵隱形的牆的具體狀態。音樂不再是與眾共享，而是一個人獨樂的遊戲。批評者也會說，當人不再向外界張開自己的耳朵，聆聽他人的話語，就會變得自私和內向，對身邊的人事漠不關心。換句話說，我們把現代社會的人際問題，歸咎於科技和工具所營造的新環境和條件。這是老掉了牙的論調。當然，也有人會舉出另外的例子，比如說通訊技術的躍進，來說明相反的情況：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了。這同樣是老掉了牙的論調。關於這些課題，我們無論怎樣說也可以是對的，或者是錯的。

又：

是的，與論者的意見相反，在我將要描述的個人情景中，Walkman 締造了友誼。³⁶

「我」對 Walkman 的看法和親身經驗與「論者」的分析截然不同，說明了 Walkman 於我的「個人意義」逸出了社會的一般詮釋或定見。「我」和顯（「我」的好友）都喜愛林子祥的歌曲，「我」不單借林子祥的音帶給他，更替他翻錄。兩人一起以 Walkman 聆聽林子祥的音帶，顯甚至以 Walkman 錄製信件寄給「我」。³⁷對這段友誼，「我」如此評論：

Walkman 本來是私密的機器，它是一個人身體的延伸，隨時隨地與耳朵相連，情思互通，成為自我的一部分。不過，當大家分享的是相同的情感內涵，交換的是一致的心理訊息，兩個人也可以因為 Walkman 而推心置腹。³⁸

後來顯預言「我」將會和他疏遠，也是透過 Walkman 錄製的信件傳遞心聲。³⁹Walkman 在「我」的成長經驗裡，成為了締造友誼，見證

³⁶ 同上註，頁 435-436。

³⁷ 同上註，頁 438-445。

³⁸ 同上註，頁 438。

³⁹ 同上註，頁 444-446。

友誼的「獨特物件」。可是，以「私人用法」把物件加工成為「獨特物件」，背後的動力裝置是什麼？筆者認為是小說反覆提到的「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即是運用文字來進行想像的創造。⁴⁰這個答案在小說的另一條主線明確可見。

董啟章在另一條主線透過「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虛構了一個「人」與「物」在物質上融合為一的「人物世界」，希望借助栩栩和好友不是蘋果的經歷，說明想像力對於創造的重要性。

栩栩的好朋友不是蘋果不甘個性被先天和法則決定，雖然長了一雙滑輪腳，卻刻意學習彈吉他，致力塑造自己的個性。⁴¹在追尋小冬的過程裡，栩栩竟然超越了「人物法則」的限制，去到「真實世界」找《小冬的校園》的作者（即家史部分的作者「我」）打探消息。⁴²從「真實世界」回到「人物世界」後，她領悟到「想像力」才是「最高級的人物法則，沒有人懂得的法則」，⁴³憑此與小冬重逢；⁴⁴正如敘述者的評語：「栩栩不是工廠生產出來的機器人。她是想像力的產物。栩栩就是想像本身。」⁴⁵栩栩和不是蘋果都在了解先天局限和法則後，再以想像力超越它們的局限。同樣，如果要創造出平凡物件「另外」的意義，想像力是不可或缺的。要不然，董富不可能想像以舊式手提電報機與龍金玉溝通，「我」也不可能想像耳機播放的音樂能夠豎起「隱形的牆」。

「另外」的意義還包括人可以在「獨特物件」中發現自身的情感模式。三代人中的父親董銑，工作上經常需要以車床來生產各種衣車零件；⁴⁶「在事物當中，董銑和車床的關係最長久，也最密切。他和車床，其實是共生的關係。」⁴⁷這種「共生的關係」，在安裝車床的那個晚上彷彿已經有所預示：

機器的馬達輪帶在寂靜的工場裏起轉，發出穩健而利落的呼吸，董銑按住機殼的手感受到類似於生命的搏動。他把刀鋒

⁴⁰ 同上註，頁 336-337。

⁴¹ 同上註，頁 314-319。

⁴² 同上註，頁 355。

⁴³ 同上註，頁 419。

⁴⁴ 同上註，頁 419-427。

⁴⁵ 同上註，頁 118。

⁴⁶ 同上註，頁 87。

⁴⁷ 同上註，頁 90。

慢慢向工作物推進，扳著把手的掌心感到阻力，暗室裏響起嬰兒第一下的哭聲。第一顆螺絲誕生了。董銑想：這是一部好車床。但他不知道，這部車床將要陪伴他很久。他和它會成為最親密的夥伴，共同度過無數孤獨的深夜，像守靈人和他忠誠的守護獸，靜聽著墓穴牆壁裏面如根系滋長的裂隙。⁴⁸

「守靈人」和「守護獸」在墓地相依相守的比喻顯示了人和物件之間的親密關係。這種親密關係連董銑的妻子何亞芝都無法領會：

後來董銑和何亞芝生了大兒子，就在董富記樓上五樓租了兩個房間。何亞芝自此就沒有再走近車床，也沒有再聽過機器幽靈的話語。那是正直人董銑的世界的聲音，那是董銑才能聽懂的聲音。何亞芝不想再走進那個世界，因為裏面陌生和孤寂。她上落也會經過工場，但她很少在裏面逗留。⁴⁹

何亞芝曾經在半夜誤闖工場，於黑夜中不小心開動了車床，卻完全無法理解車床發出的聲音。⁵⁰這種被敘述者描述為「機器幽靈的話語」的聲音，只有董銑才能夠懂得。許維賢提到，對董銑這一代人而言，人與物件形成了「一種直接的、劇烈的附屬關係——一種屬於那個時代的人的『戀物癖』，或曰『唯物癖』。」⁵¹可是，人與物件強烈的附屬關係不止於「戀物癖」或「唯物癖」；親密關係除了源於兩者的長期相處和合作（這是一種有別於講求新鮮感和即時滿足的「消費」關係）；更是因為人從物件之中，發現了自身的本質：

工具和人有特別的情感模式。它不單只被人使用，它還和人並肩合作，共同克服難關，接受磨鍊，達成目標。所以，董銑所珍愛著的車床不是外在的情感對象，而是他自己身心的延伸。車床是他工作的手，是他作為技工的自我價值的投注，和堅實的正直人質素的呈現。⁵²

⁴⁸ 同上註，頁 89。

⁴⁹ 同上註，頁 102。

⁵⁰ 同上註，頁 101-102。

⁵¹ 許維賢 Xu Weixian：《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Hei qishi de lianwu / (lishi) weiwupi: Dong Qizhang lun*，頁 19。

⁵²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90。

對董銑來說，車床不僅是他朝夕相對的生產工具，還是他「身心的延伸」，顯示了他做為「技工」與「正直人」的價值與素質。換言之，人在物件當中看見／發現了自己。車床是「工具之母」，⁵³董銑透過它來創造各種衣車零件。沒有了車床，董銑即使有巧匠的技術亦無法施展；同樣，車床只有在董銑手下才能履行「工具之母」的角色。可以說，董銑的「技工」身份，有賴車床的存在來確立。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對董銑那一代人而言，人和物件之間其實存在一種「不可分割的依存關係」⁵⁴——他們憂戚與共，命運相連：

可是，現在當我想到爸爸董銑賴以維生也因之自豪的工技，就會同時出現董富記結束時那部以廢鐵的價錢賣掉的舊上海製車床的最後景象，並且聯想到兩者畢生苦幹卻被忽視，被遺忘的共同命運。⁵⁵

隨著 V 城製衣業的沒落，針車零件的生意也無法繼續，董富記在 V 城結束殖民地歷史之後第二年宣告結業。⁵⁶董富記結業，董銑把車床「當爛鐵賣」了五百元。⁵⁷當董銑在空無蕩蕩的工場向「我」談及車床時，「我」覺得父親「一邊說，一邊向空蕩蕩的牆壁比畫著，好像車床還在那裡一樣，又好像在談論著逝世的親人。」⁵⁸車床與董富記共同服從於時代的判決而消失，董銑於焉失去了「他的第一番事業，也是人生裏唯一的一番事業」。⁵⁹守靈人失去了守護獸，形同失去自己無異，墓地再無人戍守，也無法戍守下去。值得注意的是，「董銑」全名「董銑堯」。「董」是家族姓氏，「堯」是族譜裡的輩字。至於「銑」，其實是一種用於削切的車工機器。⁶⁰這個家族姓氏+機器名字+族譜輩字的組合，豈不是有力地說明了董銑的人生處境嗎？想到車床與董銑的獨特連繫，

⁵³ 同上註，頁 88。

⁵⁴ 董啟章 Dong Qizhang:〈從天工到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Cong tiangong dao kaiwu: yizuo chengshi de jiancheng”，頁 103。

⁵⁵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90。

⁵⁶ 同上註，頁 105。

⁵⁷ 同上註，頁 108。

⁵⁸ 同上註。

⁵⁹ 同上註，頁 97。

⁶⁰ 同上註，頁 58。

「我」便決心為那部冷硬沒趣，比其他日常器物更欠缺詩意的機械，寫一則頌歌，把它納入藝術的境界。⁶¹

人和物件緊密相連的主題，同時是《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另一條主線的故事。栩栩身處的人物世界受「人物法則」制約，⁶²而「人物就是人物，不是人，也不是物，也不是非人非物，並且不能分開身上屬於人的部分，和物的部分。」⁶³例如栩栩的同學指甲刀女生小磨，被設定成只能挫指甲，於是她的手便是大大的指甲挫。唇膏手艷艷，兩手盡是7色的唇膏，每天都在塗口紅。⁶⁴其實，這種「人+物」的主題並不是始於《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he Catalog》已見其發端。〈Red Wing〉的這個片段值得留意：

譚子詠不跑的時候，幾乎全都往商場的世界溜。在那裏她不用跑，沒有人認識她、打擾她，沒有人理會她。她可以真正的獨個兒慢慢的逛，讓目光流連在五光十色的東西間。儲足了錢，就拿一件回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也不用問准媽媽或誰。⁶⁵

把購物視為「拿一件回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與其說是買衣服穿在身上，買鞋穿在腳上的比喻性說法，不如說是人與物件在物質層面相結合，連成一體的狀態。的確，現代人借助器物（物件）來延伸自己的感官（例如借助攝影機觀看肉眼難以看清的細小生物），對世界的認知亦無法避開各種器物的中介（我們透過電話聽到的人聲，已經被電話這種器物所中介）。因此，人若然不了解器物，其實也難以了解自身，更遑論自然——正如「我」在〈鐘錶〉一節所言：「我們漠視了機械，因此也無法了解自然。」⁶⁶這裡所說的「自然」當然可以指日月星辰、山川樹林等大自然；但在這部講述人與各種物件相交的小說裡，「自然」所指的似乎更貼近「人工自然」——迥異於大自然的山光水色，一種人

⁶¹ 同上註，頁 90。

⁶² 同上註，頁 73-74。

⁶³ 同上註，頁 76。

⁶⁴ 同上註，頁 48。

⁶⁵ 董啟章 Dong Qizhang：《The Catalog》（香港[Xianggang]：三人出版[Sanren chuban]，1999年），頁 31。

⁶⁶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288。

工創造的，具有空調設備的大廈、商場城市空間，或者種種人為的複雜社會環境。由是我們能夠理解，「自然史三部曲」的「自然」，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就是一個由大量的人與物件組成的「人工自然」，即是城市。

城市的歷史，本來就是對於過去的記憶，向本源做出探詢。然而，描述記憶方法不同，寫出的歷史樣式亦不同，追溯到的起源也各異。董啟章自言「受普魯斯特的影響太深」。⁶⁷本雅明在〈普魯斯特的形象〉一文裡，指出「普魯斯特並非按照本來的樣子去描繪生活，而是把它作為經歷過它的人的回憶描繪出來。」⁶⁸如果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對生活的描繪源於個人經歷的追憶，董啟章的物(家)史就是力圖把握那些「獨特物件」與人相知相交的回憶。當一種名叫瑪德蘭 (Madeleine) 的小點心的滋味把普魯斯特帶回過去；⁶⁹Walkman 就是「我」追懷和好友顯在高中時期相濡以沫的美好友誼之道具。要言之，那一系列的「獨特物件」是一把把開啟回憶的鑰匙，把那些銘刻進了腦海深處的記憶、習慣、感受重新召喚出來。在〈VI·汽車〉裡，「我」談到小時候家裡買的一部英國 Mini Cooper。「我」因為童年時有一次在山頂上被困於自動滑行下山的 Mini Cooper 之後，坐校車總是嘔吐，每逢坐上同學的名貴私家車，也是以嘔吐收場。⁷⁰多年以後，當不懂騎單車的「我」在吐露港單車徑上勉力騎著單車滑行時，「我」再次「經驗了那種坐在汽車上的不由自主的無助感，好像車子真的是自行，而我卻沒有掌控的能力。」⁷¹那種因 Mini Cooper 而萌生的，「給車子帶著走的感覺」，⁷²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身體感受裡。許多年以後，為了迎接妻子肚裡即將誕

⁶⁷ 鄒文律 Chau Manlut、蘇姬雪 Su Jixue：〈對「真實」的永恆追尋與創造——董啟章小說的創作理念（下）〉“Dui zhenshi de rongheng zuixun yu chuangzao: Dong Qizhang xiaoshuo de chuanguo linian (xia)”，《朗文語文教育雙月刊》Langwen yuwen jiaoyu shuangyuekan 第 35 期（2006 年 6 月），頁 78。

⁶⁸ 〔德〕華爾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德〕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編，張旭東 Zhang Yudong、王斑 Wang Ban 譯：《啟迪·本雅明文選》Qidi Benyaming wenxuan (香港[Xiangga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n daxue chubanshe]，1998 年，1 版)，頁 198。

⁶⁹ 同上註，頁 152。

⁷⁰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208-211。

⁷¹ 同上註，頁 218-219。

⁷² 同上註，頁 195。

生的孩子，「我」鼓起了勇氣去學車，卻再次在街外練習時體驗到那種「拋開了一切的空滑感」，⁷³於是他就「忽然記起了什麼，也明白了什麼。」結果就放棄了學車。⁷⁴筆者認為「我」記起的必然是那次被困於Mini Cooper的經驗，而且明白到「平時溫馴如象一樣的車子，會在突如其來的某個時刻露出本性，變成豺豹般難以預計，無法駕馭。」⁷⁵

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寫道：「歷史地描繪過去並不意味著『按它本來的樣子』（蘭克）去認識它，而是意味著捕獲一種記憶」。⁷⁶董啟章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所致力捕獲的，正是家族三代與「獨特物件」共處的種種記憶。不過，普魯斯特和董啟章的分別在於，前者筆下的馬塞爾是因為實際上吃到瑪德蘭蛋糕而開始追憶逝水年華。後者生活在消費社會，面對種種「獨特物件」早已消逝，失去物質形式的現實，筆下的「我」便利用「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把那些悄然消逝的「獨特物件」重新顯影，藉此追溯家族三代的性格成因，提出對家史書寫及時間觀念的思考。

三、另闢蹊徑的物（家）史書寫

1984年，中國與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⁷⁷英國政府將會在1997年7月1日交還香港的主權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將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特別行政區。從那一年開始，香港正式踏入長達13年的回歸時期。「97大限」的出現，⁷⁸引發了一股研究香港文化及歷史的熱潮。對於這股熱潮，陳麗芬有以下描述：

⁷³ 同上註，頁223。

⁷⁴ 同上註。

⁷⁵ 同上註，頁197。

⁷⁶ 〔德〕華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德〕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編，張旭東 Zhang Yudong、王斑 Wang Ban 譯：《啟迪·本雅明文選》*Qidi · Benyaming wenxuan*，頁251。

⁷⁷ 《中英聯合聲明》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於1984年9月26日，同年12月19日在北京正式簽訂。

⁷⁸ 1997年被視為香港「大限」的說法，在關於香港文化的討論裏十分常見。例如王德威討論黃碧雲的〈失城〉及《烈女圖》時，便多次用上「九七大限」這個字詞。詳見王德威 Wang Dewei：〈暴烈的溫柔——黃碧雲論〉“Baolie de wenrou: Huang Biyun lun”，收於劉紹銘 Liu Shaoming 主編：《如此繁華：王德威自選集》*Ruci fanhua: Wang*

一個集體的以「香港」為研究主題的論述逐漸形成，並有系統建制化的趨勢，這「香港論述」無疑地是道道地地時代的產物；做為一個知性活動，它的出現與發展完全出自於一個社群情感上的需要。⁷⁹

陳麗芬沒有仔細解釋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感需要」。筆者認為，趙稀方的觀察可能是其中一個答案：

移民社會香港本是個身分意識淡漠的地方，但自 80 年代初「九七」問題浮出歷史的時候，港人忽然發現了「失城」的威脅。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識在此被喚醒了，於是有了大量的重構香港歷史的「懷舊」之作，有了大量的對於香港文化身分的討論。⁸⁰

從這種由「失城」所引起的「情感需要」，直接催生了大量與香港文化有關的論述。在這股熱潮之中，不少作家都竭力在香港「失城」之前，為香港「造像」。臺灣作家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⁸¹更是以記錄香港歷史為目標的鴻篇巨制。⁸²蔡益懷高度評價《香港三部曲》，認為小說對早期殖民地歷史做出了全景式俯瞰、描繪，「以恢弘的氣勢建構香港的史詩，記錄百年盛衰，表現出宏大的歷史視野，可以說是華人小說家

Dewei zixuanji (香港[Xianggang]: 天地圖書[Tiandi tushu], 2005 年), 頁 31-54。朗天論及香港人對 1997 年的心態時便指出,「這一年,曾經是多年來一些香港人擔驚受怕的『大限』」。詳見朗天 Lang Tian:《後九七與香港電影》*Hou jiuqi yu Xianggang dianying* (香港[Xianggang]: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Xianggang dianying pinglun xuehui], 2003 年), 頁 12。

⁷⁹ 陳麗芬 Chen Lifen:〈普及文化與歷史想像——李碧華的聯想〉“Puji wenhua yu lishi xiangxiang: Li Bihua de lianxiang”, 收於陳國球 Chen Guoqi 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Wenxue Xianggang yu Li Bihua* (臺北[Taipei]: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Maitian chuban gufen youxian gongsi], 2000 年 1 版), 頁 121-122。

⁸⁰ 趙稀方 Zhao Xifang:〈香港文學的年輪〉“Xianggang wenxue de nianlun”,《作家》*Zuojia* 第 31 期 (2005 年 1 月), 頁 77。

⁸¹ 「香港三部曲」分別指施叔青的三部小說:《她名叫蝴蝶》(1993 年)、《遍山洋紫荊》(1995 年)、《寂寞雲園》(1997 年)。

⁸² 關詩珮 Guan Shiwei:《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Xianggang de chengzhangushi: lun Shi Shuqing yu Dong Qizhang de xiaoshuo* (香港[Xianggang]: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 2000 年), 頁 36。

中，書寫香港歷史第一人。」⁸³然而，施叔青以臺灣作家的身份來為香港立史，難免招致抗拒被人代述的香港作家質疑。上世紀 90 年代冒起的董啟章創作了一系列與香港歷史、城市特色關係密切的小說，但他力圖消解的正是宏大歷史敘述的可靠性。⁸⁴〈永盛街興衰史〉（1995）和《地圖集》（1997）皆以後設小說的寫法呈現了於歷史敘述裡重新發現「香港文化身分」的不可能，⁸⁵針對的自是《香港三部曲》這類以記錄香港歷史為目標的長河式小說。⁸⁶

對宏大歷史敘述深感懷疑的香港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家史小說的寫作。香港回歸以後出現了兩部重要的家史小說：陳慧《拾香紀》和黃碧雲《烈女圖》。兩位出生於香港的作家，分別憑這兩部小說得到第五屆及第六屆香港文學雙年獎，足見文學界對這兩部小說的肯定。蔡益懷便指出，這兩部家史小說均採取了本土立場，希望以本土的身份、本土的意識、對香港的歷史進行港人敘事。兩部小說的美學追求相近，力圖消解史詩結構，以家史、野史填補正史、大歷史的空白，以民間的話語抗衡國家的宏大論述。⁸⁷

⁸³ 蔡益懷 Cai Yihuai：《港人敘事——八、九十年代香港小說中的「香港形象」與敘事範式》*Gangrenjushi: ba, jiushi niandai Xianggang xiaoshuo zhongde Xianggang xingxiang yu jushi fanshi*（香港[Xianggang]：香港作家協會[Xianggang zuojia xiehui]，2001 年 1 版），頁 108-109。

⁸⁴ 危令敦以「史學後設小說」的框架來討論〈永盛街興衰史〉，分析它「消解歷史敘事的立場」。詳見危令敦 Wei Lingdun：〈客途秋恨憑誰說？——論〈永盛街興衰史〉〉“Ketu qiuheng ping shui shuo? lun Rongsheng jie xingshuaishi”，收於《天南海外讀小說——當代華文作品評論集》*Tiannan haiwai du xiaoshuo: dangdai huawen zuopin pinglun ji*（香港[Xianggang]：青文書屋[Qingwen shuju]，2004 年），頁 176-177。關詩珮則認為〈永盛街興衰史〉及《地圖集》對「寫作過程」充滿反省，以模仿嚴謹學術論文格式暴露歷史書寫的寫作過程，質疑「真實的再現」（例如地圖作為真實地理環境的物質再現）及「再現的真實」（地圖是否能夠再現真實的地理環境）。詳見關詩珮 Guan Shippei：《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Xianggang de chengzhang gushi: lun Shi Shuqing yu Dong Qizhang de xiaoshuo*，頁 99-123。

⁸⁵ 同上註。

⁸⁶ 關詩珮 Guan Shippei：《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Xianggang de chengzhang gushi: lun Shi Shuqing yu Dong Qizhang de xiaoshuo*，頁 36。

⁸⁷ 蔡益懷 Cai Yihuai：《想像香港的方法——香港小說（1945-2000）論集》*Xiangxiang Xianggang de fangfa: Xianggang xiaoshuo lunji*（北京[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5 年），頁 315-319。

《拾香紀》和《烈女圖》聚焦於家族的不同成員之上。《拾香紀》分為「事」和「情」兩部分：前者按編年的方式順時序記錄了連家與宋雲在 1947 年結婚以後，直到 1973 年連十香出生以前的家族事件，當中穿插了許多香港大事，例如 1965 年廣東信託銀行擠提事件、⁸⁸1967 年的暴動等；⁸⁹後者以死於 1996 年 11 月 25 日的「我」（連十香）為敘述者，分別聚焦於父母「連城宋雲」，以及他們的子女身上。正如蔡益懷所言，陳慧是一個「歷史的有心人」，刻意用連城一家的家史來印証香港 50 年來的歷史，筆下的家族瑣事往往扣連著時代的脈搏，平面化、意符化的形象人物，代表了香港 50 年來的眾生相。⁹⁰陳慧在〈後記〉中明言：

《拾香紀》的構思來自一九九七年六月。一九九七年六月，我在香港，城市的躁動沿著地表傳了給我，我坐立不安，張口卻無言。

二十九日，我的「母難日」，殖民地上的最後一個晴天。

三十日，天開始下雨，我動筆寫《事》。

後來發現，《拾香紀》是我生命中的一樁大事。⁹¹

從這段文字中可見，香港回歸深深地觸動了陳慧，促成了《拾香紀》的誕生。為了寫作《拾香紀》，陳慧更刻意做了一番資料搜集和寫作準備。小說裡大量出現各種時間刻度、確實的地名亦強化了它的擬真性。⁹²縱使放棄了全景式的宏大歷史寫作方式，《拾香紀》仍然是一部民間立場的小說家造史之作。

《烈女圖》分為三部分，分別以「我婆」、「我母」、「你」為標題，寫的是家族三代女性的歷史。「我婆」和「我母」以第二人稱的敘述方

⁸⁸ 陳慧 Chen Hui:《拾香紀》*Shixiangji* (香港[Xianggang]: 七字頭出版社[Qizitou chubanshe], 1998 年, 1 版), 頁 18-19。

⁸⁹ 同上註, 頁 19-21。

⁹⁰ 蔡益懷 Cai Yihuai:《想像香港的方法——香港小說(1945-2000)論集》*Xiangxiang Xianggang de fangfa: Xianggang xiaoshuo lunji*, 頁 317-318。

⁹¹ 陳慧 Chen Hui:《拾香紀》*Shixiangji*, 頁 185。

⁹² 無論在〈事〉還是〈情〉, 準確的年月日記錄和確實的地名都經常出現在小說中。例如:「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 連城四十九歲生辰, 我, 連十香, 在尖沙咀金巴利道香櫛大廈的包志成留產院出世。我還未滿月, 留產院就宣佈結業。」詳見陳慧 Chen Hui:《拾香紀》*Shixiangji*, 頁 29。

式開展，到了「你」的一章則轉回第一人稱敘事。小說講述了你婆宋香、林卿；你母彩鳳、金好、銀枝、帶喜等，以及李晚兒（第三章的「我」）多位家族女性的故事，著力寫出歷史輾過女性時留下的傷痕。不能忽略的是，小說末尾附有「參考書目」，列出了《香港淪陷日記》、《香港回憶錄》等歷史著作。⁹³筆者認為，此舉是為了讓我們相信，《烈女圖》當中的史事信而有徵，作者筆下的女性歷史是某種真實歷史狀況的折射，絕非全然虛構。正如王德威所言，《烈女圖》追憶那些被宏大歷史壓抑、放逐的女性記憶，最終的關懷還是香港歷史。⁹⁴

如果說董啟章在〈永盛街興衰史〉和《地圖集》，質疑了「宏大歷史」的可靠性，《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則是一次對家史寫作的努力。然而，與前述兩部家史小說不同的是，董啟章沒有以家族中的「人」為章節命名，反倒以「物件」為名——「物件」取代了「人」，成為開展歷史敘述的起點。《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聚焦的不再僅是香港歷史裡的人，而是家族裡人與物之間互相定義、延伸、限制自己的歷史。我們不妨這樣說，董啟章的物史書寫和家史書寫扭結在一起，構成一種物（家）史書寫，聚焦的對像是人與物件的互動關係。「我」如此理解自己所寫的物（家）史：

董富之後，就是電話的時代。

栩栩，你也許不知道，我這樣說，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電話不是繼電報之後才出現的產物，它的發明和普遍使用，並不比電報遲很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兩者並行不悖，各司其職，電話用作城市內近距離通訊工具，而電報則用作州省之間或者是越洋過海的長程聯絡方式。這種狀況，一直到長途電話的普及化才告終，那才是電報正式成為歷史陳跡的時候。所以，我所指的並不是實況的歷史，而是電報、電話，以至於其他事物在我家裏的幾代人之間所標誌著的人生階段。這些個人的階段和集體的階段在很多地方並不對

⁹³ 黃碧雲 Huang Biyun:《烈女圖》Lienütu (香港[Xianggang]: 天地圖書[Tiandi tushu], 1999年), 頁261-262。

⁹⁴ 王德威 Wang Dewei:《當代小說二十家》Dangdai xiaoshuo ershijia (北京[Beijing]: 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 2006年), 頁298。

應，有時參差，有時先後，有時跳斷，有時反向。不過，個人生命總不會和事物發展完全脫離，兩者總是必然互相關聯反映，有時事物限制了個人的可能，決定了個人的命運，但有時個人卻可以改變事物的用途和功能，因而為事物和為自己的人生創造新的意義。栩栩，這就是物件史最奇妙的地方。⁹⁵

「我」明明知道電話和電報發展的「歷史事實」，卻刻意避開描繪各種物件真實出現的時間和影響，可謂既無意寫一輯物件發展史來探討各種物件的時代意義，亦無心透過物件的盛衰來印證 V 城的發展。⁹⁶但人和物件的發展又不會全無關聯。終其一生以電報機發出空中電波來與龍金玉溝通的董富，在「我」五歲那年去世，⁹⁷標誌著「電報」從家史中的徹底退場；無論是董銑還是「我」，日後與情人相交的歲月都只是和「電話」有關。這種寫作家史的方法與《拾香紀》和《烈女圖》迥然不同。吳君沛曾言，在《拾香紀》裡，歷史雖然退居為故事背景，歷史如何對連十香的家族產生意義，仍是陳慧集中描述的對象。⁹⁸《列女圖》的世界慘烈蒼涼，然而「我婆」一節鋪寫香港淪陷、二女事一夫下的女性處境；「我母」一節述說的一群車衣廠女工的故事，無不關注到歷史巨輪殘酷地輾過女性身體時的創傷。可是，《天工開物》刻意迴避以家史來印證「實況的歷史」，甚至對這種以家史印證歷史事件的寫法感到警惕：

請恕我又賣弄那種聽來令人耳朵發癢的懷舊腔：那是個只要有頭腦有臉皮就可以鑽空子謀生存的年代。後來 V 城製衣業開始興旺，董富記就開始做工業用衣車零件。再恕我要學舌那種聽來令人神經不禁麻痺一下的教科書調調，開口閉口一

⁹⁵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頁 67-68。

⁹⁶ 董啟章曾自言：「我用 V 城來虛構香港，又或者，我用香港來虛構 V 城。」詳見董啟章 Dong Qizhang 著，利志達 Li Zhida 圖：《對角藝術》*Duijiao yishu*（臺北[Taipei]：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Gaitan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2005 年），頁 57。

⁹⁷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頁 67。

⁹⁸ 吳君沛 Wu Junpei:〈溫婉抵抗遺忘——論陳慧《拾香紀》的「小歷史」書寫〉“Wenwan dikang yimang: lun Chen Hui *Shixiangji* de xiaolishi shuxie”，《字花》*Zihua* 第 20 期（2009 年 7-8 月），頁 117。

派典型地區史的措辭，我要說的是：從六七十年代間經濟起飛，到九十年代末泡沫經濟爆破，董富記見證了 V 城製衣業以至於整體工業本身的興起和沒落。不過，事情的這個宏偉卻日趨衰敗的面向，其實不是我最關心的。我想說的是那部車床。⁹⁹

「賣弄」、「懷舊腔」、「那種聽來令人神經不禁麻痺一下的教科書調調」之類的負面字眼，表明了「我」在致力迴避宏大歷史寫作的語調時，同時規避以董富記的興廢來印／見證 V 城製衣業／工業的盛衰。就連那部國產車床是 50 年代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成果的這段史實，¹⁰⁰小說也沒有交代。不交代顯然不是出於大意，而是源自無心——因為「我」念茲在茲的只是與父親董銑朝夕相對的「車床」如何成為「獨特物件」，而「獨特物件」又在家族三代的情感體驗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如何互相關連而又互相反映。

或許需要承認，不是所有的歷史事實都會直接作用在個人身上，就連那些「集體回憶」也毫不例外。在〈V·電視機〉裡，「我」坦言：

我想說說關於我自己，和電視機。

栩栩，我要說的不是那至今還為懷舊者所津津樂道的所謂 V 城電視史的黃金時代，不是那些被喻為燴炙人口，讓獅子山下千百萬人同歌同泣的的經典電視劇集。我不是說我沒有看過這些劇集，不，年幼的我曾經和千百萬人一起以虔敬的心情定時沐浴在電視機的聲光潮湧裏，有如進行一種徹底世俗化的宗教儀式。但說來也難令人相信，今天的我竟對這所謂集體記憶的東西說不上半句，就像當年忘記了啟動錄影功能一樣，只能在空白的影帶上重播出無聲無影的磁粒雪花。¹⁰¹

電視劇集構成了 V 城人的「集體回憶」，但身為 V 城人的「我」，卻對這些「集體回憶」感到茫然。陳智德甚至認為「我」拒絕為讀者提

⁹⁹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頁 87。

¹⁰⁰ 許維賢指出，中共在 50 年代開始了建國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大力推動工業。在 1958 年起至少有三千五百多種國產機器大量流入香港，包括車床在內。詳見許維賢 Xu Weixian:《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Hei qishi de lianwu / (lishi) weiwupi: Dong Qizhang lun*, 頁 17。

¹⁰¹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頁 151。

供典型的集體回憶懷舊，對懷舊本身亦提出了批評。¹⁰²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這段引文表明了個人與「集體」之間，未必享有共同的「回憶」。董啟章並非認為任何大眾公認，甚至歷史研究判斷為重要的歷史事實，對家族皆毫無影響。例如《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亦有提到日軍侵華，董富和龍金玉跟隨部隊撤退的事件。董啟章要強調的是個人生命和集體歷史並不完全對應，即使是重要的歷史事實都未必會在個人身上留下印記。由此，董啟章質疑了一般家史小說以家族事件印證社會重大歷史事實的寫作習慣。

除了放棄以「人」，改以「物件」與「人」的關係為敘述重心，《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家史部分的文體特點亦值得關注。這部分以書信體構成；寫信人是「我」，收信人是栩栩。書信體小說展現的情感本來就有「私密化」的性質，¹⁰³故此「我」能夠毫無保留地向栩栩追述三代人和「獨特物件」之間的種種舊事，而栩栩就是「我」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為什麼「我」要寫信給栩栩呢？原因是「我」確信那些對很多人來說過時落後的物件，只有對栩栩才會「日久常新」。¹⁰⁴栩栩「永遠像一個從未接觸世間事物的新人一樣，擁有著天真和無知的潔淨。」¹⁰⁵雖然「我」沒有想過會得到回覆（事實上他也不可能從自己筆下的人物那裡得到回信），¹⁰⁶但「我」並沒有因此而變得輕率，反而希望竭力把事情說好，準備好回應栩栩的責問和謀求她的認同。¹⁰⁷弔詭的是，栩栩既然無法給「我」回信，「我」又為什麼要準備回應栩栩的責問呢？這得從書信體小說的特點去分析。對於書信體小說的讀者而言，他可以自由選擇認同寫信人或讀信人。¹⁰⁸若然讀者進入栩栩的位置，「我」對栩栩

¹⁰² 陳智德 Chen Zhide:《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Jieti wocheng: Xianggang wenxue* (香港[Xianggang]:花千樹出版社[Huaqianshu chubanshe], 2009年), 頁 266。

¹⁰³ 張德明 Zhang Deming:〈近代西方書信體小說與主體性話語的建構〉“Jindai xifang shuxinti xiaoshuo yu zhutixing huayu de jiangou”,《浙江大學學報》*Zhejiang daxue xuebao* 第 32 卷 3 期 (2002 年 5 月), 頁 37。

¹⁰⁴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頁 21。

¹⁰⁵ 同上註。

¹⁰⁶ 同上註, 頁 51。

¹⁰⁷ 同上註, 頁 172。

¹⁰⁸ 張德明 Zhang Deming:〈近代西方書信體小說與主體性話語的建構〉“Jindai xifang shuxinti xiaoshuo yu zhutixing huayu de jiangou”,《浙江大學學報》*Zhejiang daxue xuebao* 第 32 卷 3 期 (2002 年 5 月), 頁 41。

那種親切的傾訴語調就會化為對讀者的邀請，邀請他們以一種全新的觀點去認識那些過時落後的物件，喚起他們對「物件」的想像力，反思自己在消費社會中的生存狀況。筆者甚至認為，董啟章希望讀者因此體會「我」對家史寫作的種種懷疑和憂慮：

可是，當我汲汲以董銑繼承父業為主題，努力鋪寫一段已經無法重演的父子關係，我是不是一筆抹殺了兩人的差別，約化了兩人各自的個性？我是不是一直以正直人的觀念粗鬆地概括了兩人的品格承傳？以最方便但也最不能令人滿意的人物略述方式說，董銑和父親董富的正直人個性極為相似。¹⁰⁹

當「家史」成為對抗／補充「宏大歷史」的寫作方式，卻又難免為了遷就寫作需要，在憶述前人的同時簡化他們的個性，「我」應該如何才能把三代人的故事說好？「我」無力提出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又或者根本不存在這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於此，「我」只能把家史寫作定位在「人」與「物件」的具體關係之上，抱著一種告解的語調，祈求栩栩（讀者）的諒解和認同。《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以物（家）史書寫取代家史書寫，在尋找家史書寫的可能模式時，以近乎苛刻的自我懷疑提醒讀者，千萬不要以為「家史」比「宏大歷史」更可信。兩種歷史書寫形式都只是眾多歷史書寫模式的可能之一。

任何歷史書寫都會呈現某種時間觀念。《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基本上如林藍馨所言，將成長經驗與物件特徵整合為一，以不同物件凝結為線狀的時間線索。¹¹⁰然而，對於「線狀的時間線索」此一關鍵時間觀念，筆者認為有進一步補充的必要。首先，《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雖然名為「自然史」，當中呈現的時間觀念卻沒有依循 19 世紀末因為進化論而備受推崇的線性發展觀。無論是董家三代還是 V 城，時間的推移並不保證朝向完美繁盛之境進發。反之，「我」對自己及同代人，常常感到自責：

¹⁰⁹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86。

¹¹⁰ 林藍馨 Lin Lanxing：《想像世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Xiangxiang shijie de yuxiu ducaizhe: Dong Qizhang xiaoshuo yanjiu*，頁 82。

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所有不幸都由父母全盤承受的時代。我們是第一代驕生慣養的孩子，到我們的下一代，只會變本加厲，向我們透支更多的幸福。而我們從父母那裏積累下來的幸運遺產，沒多久也會連本帶利地虧空淨盡。那可能就是我們的城市的盛衰循環。父母建立，我們享受、揮霍和敗壞，下一代則向我們追討。盛不過三代，這也許就是城市的定律。¹¹¹

從〈I·收音機〉到〈XII·書〉，順時序閱讀的話大致可以得出一種線性時間觀念的印象。例如〈I·收音機〉主要是關於董富及龍金玉（第一代）的故事，到了〈III·車床〉的重點便放在董銑（第二代），去到〈VIII·錶〉則只屬於「我」和妻子練仙（第三代）。然而，就像「我」在〈II·電報／電話〉所說：

栩栩，事物之多變，有取替也有循環。由最初通過電纜傳送的電報，到無線電報，再回到有線電話通話，最後又回到無線流動電話網路。有線廣播被無線廣播取代，電纜被電波淘汰，到光纖出現，數碼取代類比，有線又回復優勢。有事物一去不返，絕跡人間，有事物累變相傳，生生不息。就像自然界一樣，有複製，有變異，有滅種，有繁衍，有斷絕，有承傳。人事和天理，也許本來就跟隨相同的規律。¹¹²

從「我」引用通訊科技的例子可見，從最初的有線傳輸到無線，後來又回復到有線，在線性時間中包含了一種盛衰循環。時間就是在物件與人的盛衰交替之中，以一種波浪式的形態向前推移。這種時間觀念與循環史觀有點相似，卻不全然相同。畢竟，當代的數碼有線光纖通訊技術，早就不同於最初的電纜電報。這意味著，循環之中實有變異，不能單說成不斷重複的興衰循環。

復次，家史部分共分為 11 封信，每封信涉及的内容，在故事時間跨度上既有相異，也有重疊之處。例如〈I·收音機〉，主要講述董富與龍金玉的愛情故事，卻也涉及董銑和何亞芝，以及「我」和如真。在

¹¹¹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128。

¹¹² 同上註，頁 70。

〈II·電報／電話〉中，篇幅主要講述董富以電報告訴能收聽空中電波的龍金玉怎樣逃避日軍，但也觸及到另外兩代人與電話的關係。若從故事時間而論，兩篇的跨度基本相若。然而，到了〈VII·遊戲機〉，董銑和何亞芝縱使有出現，敘述焦點已經落在童年的「我」和玩伴阿潔之上，董富的人生與遊戲機無關，故完全退出了「我」的回想之外。這一篇的故事時間跨度大大縮短，與前述兩篇差距頗大。易言之，每一篇皆以一種物件為敘述起點，重構了三代人與物件共生的 11 組記憶。不同的物件能喚起的記憶各有不同，觸及的故事時間跨度當然有異。讀者選擇從不同的物件開始閱讀，同時就選擇了在不同的時間點上進行溯源，得到的物（家）史圖景自是有別。這種寫法與連續線性，順時序載入種種家族大事的寫法有著顯著分別——它彷彿暗示每一種物件都是了解董氏三代家史的可能入口，在閱讀上組成 11 個並時存在的分支。《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在出版前曾經在《香港文學》發表過 2 篇，分別是〈I·收音機〉和〈II·電報／電話〉；¹¹³從發表日期來看，〈II·電報／電話〉比〈I·收音機〉更早發表，似乎亦暗示了順時序的閱讀並非必需。筆者認為，《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小說結構拓展了家史敘述模式的可能性：家族故事不一定要由祖先的誕生開始說起，也可以從一件「獨特物件」開始。

四、「可能世界」的「整全時間」觀念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並沒有以真實作者（董啟章）為名寫下的〈序〉或〈後記〉，卻有「獨裁者」寫下的〈序〉。¹¹⁴「獨裁者」是《時間繁史·啞盜之光》的主角，他在〈序〉裡寫道：「『可能』於是成為了時間，成為了體驗的本質。它成為了主題，也成為了形式。」¹¹⁵《天工

¹¹³ 詳見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之電報／電話〉“Tiangong kaiwu zhi dianbao / dianhua”，《香港文學》*Xianggang wenxue* 第 210 期（2002 年 6 月），頁 13-21；及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之收音機〉“Tiangong kaiwu zhi shouyinji”，《香港文學》*Xianggang wenxue* 第 215 期（2002 年 11 月），頁 62-70。

¹¹⁴ 像《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我」一樣，獨裁者有很多地方讓讀者想起董啟章。例如獨裁者寫了一本名為《名字的玫瑰》的書，應是刻意指涉董啟章的《玫瑰的名字》。詳見董啟章 Dong Qizhang：《時間繁史·啞盜之光》*Shijian fanshi yaci zhiguang*（臺北[Taipei]：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Maitian chuban gufen youxian gongsi]，2007 年），頁 238。

¹¹⁵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6。

開物·栩栩如真》就是一部叩問「可能性」的小說——在消費社會重新定義物件與人的關係之可能、小說人物超越「人物法則」之可能、家史書寫模式之可能……馮嘉美敏銳地看出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時間觀念與「可能性」亦有密切關係。他借用加里·梭羅·莫爾信（Gary Saul Morson）提出的「時間側影」（sideshadowing）概念來分析《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主要提及的3個可能世界：「我」失去如真的世界、正直人「我」與練仙4次相遇並共偕連理的世界、扭曲人「我」與啞盜相戀最終共同度過消磨一生的世界。¹¹⁶馮嘉美認為，董啟章此舉否定了實現了的世界處於絕對「中心」的時間觀念，¹¹⁷強調「每一刻也存在著所有的可能世界」，¹¹⁸重新恢復了小說敘述時間的多種可能性。馮嘉美的觀點主要源自莫爾信，因為莫爾信相信「整全時間」（*fullness of time*）是以場域（field）的形態出現，而非線性（a line）。「整全時間」並不只有已成現實的事，更包括了那些沒有被實現的可能性。¹¹⁹董啟章透過「自然史三部曲」創造「時間側影」，從時間的「側面」去發掘並時存在的種種可能性，讓讀者既看見已然發生的事情，也可以窺見那些可以發生而未實現的事情。¹²⁰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時間軸坐落於那個「我」失去如真，並透過想像力來創造栩栩替代如真的世界。然而，小說卻穿插了其他可能世界的片段，例如在〈錶〉的那一章開首提到「我」在那個時間停頓的夏天與練仙第3次相遇，在海灘上拾到1個鍍金外殼袋錶；¹²¹然後再跳回那個「我」失去如真的世界，向栩栩娓娓細訴「我」

¹¹⁶ 「時間側影」所指的是每一刻的「現在」，都存在著多個並時存在的可能性。小說能夠將已發生的事情，以及可以發生而並未實現的事情都呈現出來。詳見馮嘉美 Feng Jiamei:〈虛構與真實之間——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可能世界」〉“Xugou yu zhenshi zhijian: lun Dong Qizhang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de keneng shijie*”，頁 12-14。以及 Gary Saul Morson, *Narrative and Freedom: The Shadows of Ti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7-119.

¹¹⁷ 馮嘉美 Feng Jiamei:〈虛構與真實之間——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可能世界」〉“Xugou yu zhenshi zhijian: lun Dong Qizhang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de keneng shijie*”，頁 13。

¹¹⁸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372。

¹¹⁹ Gary Saul Morson, *Narrative and Freedom: The Shadows of Time*, pp. 119-120.

¹²⁰ 馮嘉美 Feng Jiamei:〈虛構與真實之間——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可能世界」〉“Xugou yu zhenshi zhijian: lun Dong Qizhang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de keneng shijie*”，頁 14。

¹²¹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281。

擁有的第 1 隻手錶的往事。¹²²在「我」跟栩栩的信中，那些不斷穿插的「從所有的可能世界中擷取出來的部分真相」，¹²³不斷干擾了「我」對失去如真的世界的敘述，藉此告訴我們，「每一刻也存在著所有的可能世界」。不同的可能世界並存在於「整全時間」的場域上，我們對時間的想像，應該如「我」在〈I·收音機〉提到的「電波」比喻那樣：

所以，也許你會感到疑惑，究竟那個在潮濕而寒冷的冬夜獨自在狹小的老家房間裏傾聽收音機雜音的三十歲的我，是那個一直無法從失去如真的孤寂感裏解脫出來的我，也因此必須在想像的文字工場裏創造出你，一個叫做栩栩的人物，來替代如真的我；還是在電臺剪接室門口看著練仙的背影，聽著自己和練仙融和的變音，並因而和練仙產生了生命的契合的我；又還是遲些還要告訴你的，那個被啞瓷的光年詩照亮了扭曲人內心的陰暗面，但卻因此和她共同度過互相消磨的一生的我。又或者，這三個也是真實的我，只不過他們分別生活在三個並存的*可能世界*。*所有的可能世界*，就像空中同時傳播著的無數不同頻律的電波，有時互相干擾，但更多時候並行不悖。當你把心思和想像調到某個位相，你就會受到不同的電波的感應，接上一個不同的世界。¹²⁴

如果「整全時間」就像大氣中的電波那樣不止一條，而是由眾多頻道聚合而成的話，頻道之間確實有互相干擾、侵入的可能。電波的前進方式本來就不是直線，而是呈波浪式前進，在「整全時間」的場域上並行不悖，卻也有可能交錯而過。¹²⁵

當身為三部曲之首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戮力向讀者揭示那些來自其他可能世界的片段，董啟章同時表明了寫作「自然史三部曲」的

¹²² 同上註，頁 284。

¹²³ 同上註，頁 282。

¹²⁴ 同上註，頁 40-41。

¹²⁵ 電波的比喻不但能夠用來說明時間在場域裏的多重可能，同時也適用於前文述及的那種內含盛衰循環的線性時間觀念：時間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以波浪的方式曲折地推移。無怪乎劉玉哲如此推崇作家的巧思：「董啟章所使用的每個物件的隱喻，豐富程度令人讚嘆。」詳見劉玉哲 Liu Yuxi：〈愛與真實／我們如何寫一部城市史——評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Ai yu zhenshi / women ruhe xie yibu chengshishi: ping Dong Qizhang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102。

用心。他沒有把「自然史三部曲」寫成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那樣，把故事設定在同一條時間長河之上。反之，董啟章想要建構的是「三個並存的*可能世界*」——稍後面世的《時間繁史·啞盜之光》講述了啞盜和扭曲人「我」（「獨裁者」）那相互依戀而又此消彼長的一生；至於新近出版的《物種始源·貝貝重生》，則以雅芝為敘述者，觸及正直人「我」（「黑騎士」）及其教授妻子練仙的故事。「整全時間」的觀念在「自然史三部曲」得到充份的闡釋——當你站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世界，《時間繁史·啞盜之光》和《物種始源·貝貝重生》就成為了「時間側影」；到了閱讀《時間繁史·啞盜之光》的時候，其餘的兩部曲便悄然隱退為「時間側影」。隨著定位於不同的時間軸上，「現實」和「可能」之間的關係不斷改變。當兩者之間的界線模糊以後，實現了的世界自然無法聲稱處於絕對「中心」的位置，結果一切都成為了「可能世界」。

本文運用「整全時間」觀念來分析《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試圖分析「自然史三部曲」展現的時間想像。然而，本文的努力僅僅是一個開始。《時間繁史·啞盜之光》刻意把《時間簡史》說成「時間繁史」，自然有化簡為繁的用意。《時間繁史·啞盜之光》就像以小說人物「維真尼亞·安德遜」的名義寫下的〈序〉所言：

小說在某方面就像一個科學實驗，通過條件的設定來展現粒子行進路徑的可能性，並且把不同的可能性納入考慮，描繪出多種歷史的全景圖。它甚至包含一個暗示，那就是通過小說，通過創造的行為，去改變粒子的歷史的可能。這說明了歷史並不只是過去的事件記述，甚至不只是對這些過去的事件的呈現和詮釋。它還包含了一切在進行中的事件和將要發生的事件的可能性。所以這部小說同時是一部未來史，也即是把未來當作可能的事件去體驗，去想像的一種方式。¹²⁶

如果把描畫「多種歷史的全景圖」視為《時間繁史·啞盜之光》對《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在「整全時間」概念上的繼承；那麼，通過文

¹²⁶ 董啟章 Dong Qizhang：《時間繁史·啞盜之光（上）》*Shijian fanshi yaci zhiguang*（臺北[Taipei]：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Maitian chuban gufen youxian gongsi]，2007年1版），頁6。

字創造來無限延長小說故事的時間性，把「未來當作可能的事件去體驗」，以及嘗試「改變粒子的歷史的可能」，無疑是董啟章對時間想像再一次造出的深入開拓。

五、結語

董啟章以「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打造一件又一件與家族三代情感相通，記憶相連的「獨特物件」，力圖扭轉物件與人在當代消費社會裡的命運，重新喚回我們對物件失落已久的想像力。在繼承前作「物品的私人用法」的主題上，董啟章呼籲我們致力尋找物件的「另外」意義，嘗試在凝視（gaze）物件的同時，發現我們與物件相通的情感模式。「城市作為一個龐大的『人物』集合體」，¹²⁷每天生活在其中的我們，很容易因為對周遭事物的過份熟悉和習慣而失去了反省自身處境的能力。《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提醒我們，認識物件是了解我們自身，了解自然（城市這個「人工」自然）的方法。

從物件到物（家）史，《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開拓了一條獨特的家史寫作路線。歷史索然無味，或如過眼雲煙，如果我們不同時探問歷史記憶中人的情感經驗和思維。然而，記憶棲身何處？家史又該如何說起？讀畢《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或許我們終究需要承認，有些人就像走在博物館裡的栩栩，對「抽象的意念」和「消逝的歷史事件」並無感應，只對「具體物件」有感受。¹²⁸「獨特物件」是「文字工場想像模式」的產物，亦成為了召回逝去時光的媒介。記憶漸次浮現、顯影，圍繞 13 種物件的追憶織成了三代人的家史。對比回歸後的兩本家史小說，我們清楚看到《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另闢蹊徑的努力。董啟章迴避以家族事件印證歷史大事的寫法，以書信體的私密語調邀請讀者關注物件與人互相闡發而又互相限制的共生關係。再者，小說呈現的時間觀念亦非簡單的線性，而是一種蘊含盛衰循環的波浪形態；11 封信就如 11 個可能的入口，容許讀者透過不同的物件進行家史溯源。如此種種，構成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另樹一幟的物（家）史書寫。

¹²⁷ 董啟章 Dong Qizhang：〈從天工到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Cong tiangong dao kaiwu: yizuo chengshi de jiancheng”，頁 103。

¹²⁸ 董啟章 Dong Qizhang：《天工開物·栩栩如真》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頁 366。

董啟章說過，「文學家應該是『世界的建築師』。」¹²⁹他以文字創造的各種「可能世界」就如大氣頻道，在「整全時間」的場域上時而並行，時而交錯，恢復了我們對時間的多元想像。必先抗拒單一，才能尋求多元。《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就是一本以想像力尋求小說創作可能性的小說。

【責任編校：潘慈慧】

主要參考文獻

中文專著

- 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努維勒 Jean Nouvel 著，林宜萱 Lin Yixuan，黃建宏 Wang Jianhong 譯：《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Dute wujian: jianzhu yu zhexue de duihua*，臺北 Taipei：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Tianyuan chengshi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1 版，2002 年。
-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著，張旭東 Zhang Yudong 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Wanqi ziben zhuyi de wenhua luoji*，香港 Xiangga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1 版，1996 年。
- 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著，林志明 Lin Zhiming 譯：《物體系》*Wutixi*，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hibao wenhua chuban qiye gufen youxian gongsi，1 版，1998 年。
- 華爾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編，張旭東 Zhang Yudong、王斑 Wang Ban 譯：《啟迪·本雅明文選》*Qidi Benyaming wenxuan*，香港 Xiangga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1 版，1998 年。
- 蔡益懷 Cai Yihuai：《港人敘事——八、九十年代香港小說中的「香港形象」與敘事範式》*Gangren xushi: bajiushi niandai Xianggang xiaoshuo zhong de 'Xianggang xingxiang' yu xushi fanshi*，香港 Xianggang：香港作家協會 Xianggang zuojia xiehui，1 版，2001 年。

¹²⁹ 董啟章 Dong Qizhang：〈從天工到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Cong tiangong dao kaiwu: yizuo chengshi de jiancheng”，頁 103。

- 蔡益懷 Cai Yihuai：《想像香港的方法——香港小說（1945-2000）論集》
Xiangxiang Xianggang de fangfa: Xianggang xiaoshuo (1945-2000) lunji，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 版，2005 年。
- 齊格蒙特·鮑曼 Zygmunt Bauman 著，范祥濤 Fan Xiangtao 譯：《個體化社會》*Getihua shehui*，上海 Shanghai：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1 版，2002 年。

文集論文、期刊論文

- 王德威 Wang Dewei：〈香港另類奇蹟——董啟章的書寫／行動和《學習年代》〉“Xianggang linglei qiji: Dong Qizhang de shuxie / xingdong he Xuexi niandai”，收於董啟章 Dong Qizhang，《物種始源·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Wuzhong qiyuan: Beibei chongsheng zhi xuexi niandai*，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Maitian chuban gufen youxian gongsi，1 版，2010 年。
- 許維賢 Xu Weixian：《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Hei qishi de lianwu / (Lishi) weiwu pi : Dong Qizhang lun*，香港 Xianggang：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Working Paper Series 研究報告系列 Xianggang Jinhui daxue Lin siqi dongxi xueshu jiaoliu yanjiu suo Working Paper Series yanjiu baogao xilie，2007 年。

學位論文

- 林藍馨 Lin Lanxing：《想像世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
Xiangxiang shijie de yuzhou ducaizhe —— Dong qizhang xiaoshuo yanji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 馮嘉美 Feng Jiamei：〈虛構與真實之間——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可能世界」〉“Xugou yu zhenshi zhijian: lun Dong Qizhang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de keneng shijie”，香港 Xianggang：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0480/0490「專題研究」論文，2007 年。

關詩珮 Guan Shipei :《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
Xianggang de chengzhang gushi — Lun Shi shuqing yu Dong qizhang de xiaoshuo , 香港 Xianggang :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 , 2000 年。

外文論著

Jean Baudrillard, and Mark Poster (eds.),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orson, Gary Saul, *Narrative and Freedom: The Shadows of Ti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指出了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這部家族史小說和香港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家族史書寫不同之處，在於董啟章不僅著眼於家族中人的歷史，而且也將家族中物的歷史也寫了進來，形成了人物雙寫、人與物件共生的家史與物史的關係。作者借用了布希亞、詹明信等對消費社會、晚期資本主義人物關係的批判理論，來突顯董啟章小說意欲呈現的獨特物件之意義。全文論述條理清楚，有獨到見解。然文中引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的 Madeleine 小點心類比董啟章小說的 walkman，是否恰當，可再考慮。蓋一為由食物之味道、觸覺，一為由物件所引起之回憶，其中自有差別。

第二位審查人：

本論文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既有的研究成果上進一步追問兩個重點：一是此書如何承繼及深化董啟章既有的創作主題？二是《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其文學史定位如何？全文在問題意識的提出及論述進路的推展方面清晰、具體而具有說服力。至於將董書與陳慧《拾香紀》、黃碧雲《烈女圖》兩部香港回歸後的家史小說互為比對，以明其物件史書寫的特殊性，也可見作者用心。

唯在既有主題的承繼方面，應再與董啟章前期小說《紀念冊》、《The Catalog》等互為對照；至於董啟章以物件書寫個人家史的最終用意何在？結論部分若再加以突顯，論述會更明確。

第三位審查人：

本論文能貼近題旨並詳實梳理議題相關的主要文獻，有利於掌握研究對象的特色和價值。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取徑於物質文化、消費文化研究的角度，亦頗能彰顯董啟章作品（《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創作精神和價值。

本論文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物質文化（本論文的前半部分，即二、三節）或家族史書寫（本論文的後半部分，即四、五節）的探討，在研究方法和觀點方面皆是承繼多而創見少。論文內容雖有爬梳和詮釋研究文獻、文本之功，可惜少有創見和新意以補充研究現況。另外，在論文結構部分，二、三節的比重失衡和內容重出，可以重新斟酌並再行調整。